南部新書/庚卷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南部新書

◀上一卷

庚卷

下一卷▶

李敬彝宅在洛陽毓材坊，土地最靈，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。未大水前，預夢告求飲食。至其日，率其類遏水頭，並不沖圮。

邱為致仕還鄉，特給祿俸之半。既丁母喪，蘇州疑所給，請於觀察使韓滉。滉以為授官致仕，本不理務，特令給祿，以恩養老臣，不可在喪為異，命仍舊給之。唯春秋二時羊酒之直則不給。雖程式無文，見稱折衷。

開元末有人好食羊頭者，嘗晨出，有怪在焉，羊頭人身，衣冠甚偉，告其人曰：「吾未之神也，其屬在羊。吾以爾好食羊頭，故來求汝。汝輟食則已，若不已，吾將殺汝。」其人大懼，遂不復食。

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二日，豐樂裏開業寺，有神人足跡甚多，自寺門至佛殿。先是閽人宿門下，夢一人長二丈餘，被金甲執槊，立於寺門外。俄而以手軋其門，扃鐍盡解。神人即俯而入寺，行至佛殿，顧望久之而沒。閽人驚寤，及曉，視其門已開矣。即具以夢白於寺僧，共視見神人之跡，遂告京兆，聞肅皇。命中使驗之，如其言。

段成式侄女乳母阿史，本荊州人。嘗言小時見鄰居百姓孔謙籬下有蚓，口露雙齒，肚下

足如蚿，長尺五，行疾於常蚓。謙惡，遽殺之。其年謙喪母及兄叔，因不可得活。

長安安邑坊元法寺者，本里人張頻宅也。頻嘗供養一僧，僧念《法華經》為業，積十餘年。張門人譖僧通其侍婢，因以他事殺之。僧死後，闔宅常聞經聲不絕。張尋知其冤，因舍宅為寺。

建中二年，南方貢朱采鳥，形如戴勝，善巧語。養於宮中，斃於巨雕。內人有金花紙上為寫《多心經》者。尋泚犯禁闈，亦朱采之兆也。

元和以來，舉人用虛語策子作賦。若使陳詩觀風，乃教人以妄爾。

沃州山禪院在剡縣南三十里，頗為勝境，本白道猷居之。大和二年有頭陀白寂然重修，白居易為其記。白君自云：「白道猷肇開茲山，白寂然嗣興茲山，白樂天垂文茲山，沃州與白氏有緣乎？」

吳郡陸懷素貞觀二十年失火，屋宇焚燒，並從煙滅。唯《金剛般若經》獨存，函及褾軸亦盡，唯經字竟如故。

一房光庭嘗送親故葬，出定鼎門，際晚且饑。會鬻蒸餅者，與同行數人食之。素不持錢，無以酬付。鬻者逼之，一房命就我取直，鬻者不從。一房曰：「乞你頭銜，我右臺禦吏也，可隨取直。」時人賞其放逸。

長安四年十月，陰雨雪，百餘日不見星。明年正月，誅張易之等。

裴洎入相之年才四十四，鬚髮盡白。

杭州靈隱山多桂，寺僧云：「此月中種也。」至今中秋望夜，往往子墜，寺僧亦嘗拾得。而巖頂崖根後產奇花，氣香而色紫，芳麗可愛，而人無知其名者。招賢寺僧取而植之。郡守白公尤愛賞，因名曰「紫陽花」。

溫璋為京兆尹，一日聞挽鈴者三，乃一鴉也。尹曰：「是必有探其雛者來訴爾。」因命吏隨之，果得探雛者，乃斃之。

天寶末有密采艷色者，當時號為「花鳥使」，呂向獻《美人賦》以諷之。

有人問趙州師年多少，師曰：「一串念珠使不盡。」終年一百二十歲。

奘法師至中印度那爛陁寺，館於幼日王院覺賢房第四重閣，日供步羅果一百二十枚、大人米等。

吳融字子華，越州人。弟蛻，亦為拾遺。蛻子程，為吳越丞相，尚武肅女。程子光謙、光遠二人，皆為元帥府推官。入京並除著作郎，皆去光字。謙尋卒，遠終於水部郎中，累牧藩郡。

咸通中令狐綯嘗夢李德裕訴云：「吾獲罪先朝，過亦非大，已得請於帝矣。子方持衡柄，誠為吾請，俾窮荒孤骨得歸葬洛陽，斯無恨矣。」他日，令狐率同列上奏，懿皇允納，卒獲歸葬。

孔子廟始貞觀年立之，睿皇書額。洎武后權政，額中加「大周」二字。至大中四年馮審為祭酒，始奏琢去之。

內外官職田，三月三十日水田，四月三十日麥田。九月三十日已前上者入後人，已後上者入前人。

程元振帥兵經略河北，夜襲鄴，俘其男女千人。去鄴八十里，閱婦人有乳汁者九十餘人，放歸鄴，鄴人為之設齋。

苗晉卿為東都留守，有士健屢犯科禁，罪當杖罰，謂之曰：「留守鞭武人甚易，舍之甚難。今舍人之所難。」遂舍之。武人自勵，卒成善士。

含元殿側龍尾道自平階至，凡詰屈七轉。由丹鳳門北望，宛如龍尾下垂於地。兩垠欄檻悉以青石為之，至今五柱猶有存者。興慶宮九龍池在大同殿古墓之南，西對瀛州門，周環數頃，水極深廣，北望之渺然。東西微狹，中有龍潭，泉源不竭，雖歷冬夏，未嘗減耗。池四岸植嘉木，垂柳先之，槐次之，榆又次之。兵寇已來，多被翦伐。

南中紅焦花色紅，有蝙蝠集花中，南人呼為紅蝠。

景通禪師初參仰山，後住晉州霍山。化緣將畢，先備薪於郊野，遍辭檀信。食訖，行至薪所，謂弟子曰：「日午當來報。」至日午，師自執燭登積薪上，以笠置項後，作圓光相，手執拄杖，作降魔杵勢，直終於紅焰中。

滕王《蜂蝶圖》，有名江夏班、大海眼、小海眼、村裏來、菜花子。

令狐相絢以姓氏少，族人有投者不吝其力，繇是遠近皆趨之，至有姓胡冒令狐者。進士溫庭筠戲為詞曰：「自從元老登庸後，天下諸胡悉帶令。」

貞觀六年王珪任侍中，通貴漸久，不營私廟，四時猶祭於寢。為有司所彈，文皇優容之，特為置廟於永樂坊東北角。

司刑司直陳希閔以非才任官，庶事凝滯，司刑府史目之為「高手筆」。言秉筆支頤，半日不下，故目之曰「高手筆」；又號「案孔子」，言竄削至多，紙面穿穴，故名「案孔子」。

陳懷卿，嶺南人也，養鴨百餘頭。後於鴨欄中除糞，中有光爛爛然，試以盆水沙汰之，得金十兩。乃覘所食處於舍後山足下，因鑿有麩金，銷得數千斤，時人莫知。懷卿遂巨富，仕至梧州刺史。

舊誌，吳修為廣州刺史，未至州，有五仙人騎五色羊，負五穀而來。今州廳梁上畫五仙人騎五色羊為瑞，故廣南謂之「五羊城」。

裴旻山行，有山蜘蛛垂絲如匹布，將及旻。旻引弓射殺之，大如車輪。因斷其絲數尺收之，部下有金瘡者，剪方寸貼之，血立止。

魏知古年七十，卒於工部尚書。妻蘇氏不哭，含訖舉聲，一慟而絕，同日合葬。

曲江池天祐初因大風雨波濤震蕩，累日不止。一夕無故其水盡竭，自後宮闕成荊棘矣。今為耕民畜作陂塘，資澆溉之用。每至清明節，都人士女猶有泛舟於其間者。九龍池上巳日亦為士女泛舟嬉遊之所。

白傅葬龍門山，河南尹盧貞刻《醉吟先生傳》立於墓側，至今猶存。洛陽士庶及四方遊人過其墓者，奠以卮酒，冢前常成泥濘。

裴說應舉，只行五言詩一卷，至來年秋復行舊卷，人有譏者。裴曰：「只此十九首苦吟，尚未有人見知，何暇別行卷哉？」咸謂知言。

宣皇制《泰邊陲》曲，撰其詞云：「海嶽晏咸通。」此符武皇之號也。

李郃為賀牧，與妓人葉茂連江行，因撰《骰子選》，謂之「葉子」。咸通以來，天下尚之。

繡嶺宮顯慶二年置，在硤石縣西三里，亦有禦湯。

崔圓妻在家，見二鵲構巢，共銜一木，大如筆管，長尺餘，安巢中，眾悉不見。俗言見鵲上梁必貴。

李訥僕射性卞急，酷尚奕棋，每下子安詳，極於寬緩。往往躁怒作，家人輩則密以奕具陳於前，訥睹便忻然改容，以取其子布弄，都忘其恚矣。

懺之始，本自南齊竟陵王。因夜夢往東方普光王如來所，聽彼如來說法後，因述懺悔之言。覺後即賓席，梁武、王融、謝朓、沈約共言其事，王因茲乃述成《竟陵集》二十篇、《懺悔》一篇。後梁武得位，思懺六根罪業，即將《懺悔》一篇，乃召真觀法師慧式，遂廣演其文，述引諸經而為之。故第二卷中《發菩提心》文云：「慧式不惟凡品，輕摽心志；實由渴仰大乘，貪求佛法。依倚諸經，取譬世事。」即非是為郃後所作。今之序文，不知何人所作，與本述不同。近南人新開印本，去其「慧式」二字，蓋不知本末也。

白仁哲龍朔中為虢州朱陽尉，差運米遼東。入海遇風，四望昏黑，仁哲憂懼，即念《金剛經》三百遍。忽如夢寐，見一梵僧謂曰：「汝念真經，故來救汝。」須臾風定，八十餘人俱濟。

鯉脊中鱗一道，每鱗上有小黑點，大小皆三十六鱗。唐律，取得鯉魚即宜放，仍不得吃，號「赤鱓公」，賣者決六十。

三原之南薰店，貞元末有孟媼者，百餘歲而卒。年二十六嫁張詧，詧為郭汾陽左右，與媼貌相類。詧死，媼偽衣丈夫衣，為詧弟，事汾陽。又凡一十五年，已年七十二矣，累兼大夫。忽思煢獨，遂嫁此店潘老為婦。誕二子，曰滔、曰渠。滔年五十四，渠年五十二。

連山張大夫摶好養貓兒，眾色備有，皆自制佳名。每視事退，至中門，數十頭拽尾延脰盤接，入以絳紗為幃，聚其內以為戲。或謂摶是貓精。

升平裴相昆弟三人，俱盛名。朝中品藻，謂俅不如儔，儔不如休。

貞元十三年二月，授許孟容禮部員外郎。有公主之子，請兩館生，孟容舉令式不許。主訴於上，命中使問狀。孟容執奏，竟不可奪，遷本曹郎中。

鄭致雍未第，求婚於白州崔相遠，初許而崔有禍，女則填宮。至開平中，女托疾出本家，致雍復續舊好，親迎之禮，亦無所闕。尋崔氏卒，杖绖期周，莫不合禮，士林以此多之。場中翹首，一舉狀頭。脫白授校書郎，入翰林，與丘門同敕。不數年卒。

鎮州普化和尚咸通初將示滅，乃入市，謂人曰：「乞一人直裰。」人或與披襖，或與布裘，皆不受，振鐸而去。時臨濟令送與一棺，師笑曰：「臨濟廝兒饒舌。」便受之，乃告辭曰：「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。」郡中相率送出城，師厲聲曰：「今日葬不合青烏。」乃曰：「第二日南門遷化。」人亦隨之。又曰：「明日出西門去。」人出漸稀，出已還返，人意稍怠。第四日，自擎棺出北門外，振鐸入棺而逝。人奔走出城，揭棺視之，已不見。唯聞鐸聲漸遠，莫測其由。

張鎰父齊邱酷信釋氏。每旦更新衣，執經於像前，念《金剛經》十五遍，積十年不懈。永泰初，為朔方節度使，衙內有小將負罪，懼事露，乃扇動軍人數百，定謀反叛。齊丘因衙退，於小廳閑行，忽有兵數十，露刃走入。齊丘左右惟奴仆，遽奔宅門，過小廳數步，回顧又無人，疑是鬼物。將及宅，其妻女奴婢復叫呼出門，云：「有兩甲士，身出廳屋上。」時衙隊軍健聞變，持兵亂入小廳前，見十餘人屹然庭中，垂手張口，投兵於地。眾遂擒縛五六人，喑不能言。余者具首云：「欲上廳，忽見二士長數丈，瞋目叱之，初如中惡。」齊丘因之斷酒肉。

天寶中哥舒翰為河西節度使，控地數千里，甚著威令。故西鄙人歌曰：「北斗七星高，

哥舒夜帶刀。吐番總殺盡，更築兩重壕。」時差都知兵馬使張擢上都奏事，值楊國忠專權好貨，擢逗留不返，因納賄交結。翰績入朝奏，擢知翰至，擢求國忠拔用。國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，充劍南西川節度使。敕下，就第辭翰，翰命部下就執於庭，數其罪而殺之。俄奏聞，帝卻賜擢屍，更令翰決一百。

至德初安史之亂，河東大饑，荒地十五里生豆谷，一夕掃而復生，約得五六千石。其米甚圓細復美，人皆賴焉。

李德裕幼時嘗於明州見一水族，有兩足，嘴如雞，魚身，終莫辯之。

劉晏任吏部，與張繼書云：「博訪群材，揖對賓客，無如戴叔倫。」

吉頊之父哲為冀州長史，與頊娶南宮縣丞崔敬女，崔不許，因有故脅之。花車卒至，崔妻鄭氏抱女大哭曰：「我家門戶底不曾有吉郎。」女堅臥不起。小女自當，登車而去。頊後入相。

雷公墨，雷州之西有雷公廟，彼中百姓每年配納雷鼓雷車。人有以黃魚鼠肉同食者，立遭雷震，人皆敬而憚之。每大雷後，人多於野中拾得黳石，謂之「雷公墨」。扣之鎗鎗然，光瑩如漆。又於霹靂處或土木中，收得如楔如斧者，謂之「霹靂楔」。與兒帶，皆辟驚邪，與孕婦人磨服為催生藥，皆有應驗。

訶子湯，廣之山村皆有訶梨勒樹。就中郭下法性寺佛殿前四五十株，子小而味不澀，皆是陸路。廣州每歲進貢，只采茲寺者。西廊僧院內老樹下有古井，樹根蘸水，水味不咸。院僧至訶子熟時，普煎此湯，以延賓客。用新訶子五顆、甘草一寸，並拍破，即汲樹下水煎之，色若新茶，味如綠乳，服之消食疏氣，諸湯難以比也。佛殿東有禪祖慧能受戒壇，壇畔有半生菩提樹，禮祖師啜乳湯者，亦非俗客也。近李夷庚自廣州來，能煎此味，士大夫爭投飲之。

天授三年，始置試銜。

李延壽所撰《南》、《北史》，因父太師先有纂集未畢，追終先誌，凡十六載方畢。合一百八十卷，並表上之。其表云：「《北史》起魏登國元年，盡隋義寧二年，凡三代二百四十年；兼自東魏天平元年，盡齊隆化二年，又四十四年行事。總編為《本紀》十二

卷，《列傳》八十八卷，謂之《北史》。《南史》起宋永初元年，盡陳禎明三年，四代一百七十年。為《本紀》十卷，《列傳》七十卷，謂之《南史》。南、北兩朝，合一百八十卷。」其表云：「鳩集遺逸，以廣異聞；去其冗長，揚其菁華。既撰自私門，不敢寢嘿。」又云：「未經聞奏，不敢流傳；輕用陳聞，伏深戰越。」

元相縝之薨也，卜葬之夕，為火所焚，以煨燼之余瘞之也。

李德裕自西川入相，視事之日，令御史臺榜興禮門：「朝官有事見宰相者，皆須牒臺。其他退朝從龍尾道出，不得橫入興禮門。」於是禁省始靜。

天寶中有樵人入山醉臥，為蛇所吞，因以樵刀畫腹得出，久之方悟。自爾半身皮脫，如白風狀。

上官昭容，儀之孫也。其母將誕之夕，夢人與秤曰：「持此秤量天下文士。」母視之曰：「秤量天下，豈是汝耶？」口中嘔嘔，如應曰「是」。

德皇西幸，知星者奏曰：「逢林即住。」及至奉天，奉天尉賈隱林入謁，遂拜侍御史。

睿皇時，司馬承禎歸山，乃賜寶琴花帔以送之，公卿多賦詩以送，常侍徐彥伯撮其美者三十餘篇為制序，名曰《白雲記》，蓋承禎曾號「白雲子」也。

開元八年谷水夜半漲。時伐契丹，兵營於彼，漂沒二萬人。唯行綱夜撐蒲不睡，接高獲免。

衛中行自福察有贓，流於播州。會赦北還，死於播之館，置於臼塘中。南人送死無棺槨之具，稻熟時理米，鑿木若小舟以為臼，土人呼為「臼塘」。

範液有口才，薄命，所向不偶，曾為詩曰：「舉意三江竭，興心四海枯。南遊李邕死，北望宋珪殂。」

進士周逖，改次《千字文》，更撰《天寶應道千字文》，將進之，請頒行天下。先呈宰執，右相陳公迎問之曰：「有添換乎？」逖曰：「翻破舊文，一無添換。」又問：「翻破盡乎？」對曰：「盡。」右相曰：「『枇杷』二字，如何翻破？」逖曰：「唯此兩字

依舊。」右相曰：「若如此，還未盡。」逖逡巡不能對。

御史舊例，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，節假直五日，謂之「伏豹直」。百司州縣初授官陪直者有此名。杜易簡解「伏豹」之義云：「直宿者，離家獨宿，人情所違。其人初蒙榮拜，故以此相處。伏豹直者，言眾官皆出，此人獨留，如藏伏之豹，伺候待搏，故曰『伏豹』耳。」韓琬則解為爆，直言如燒竹，遇節則爆。封演以為舊說南山赤豹愛其毛體，每雪霜霧露，諸禽獸皆出取食，唯赤豹深藏不出，故古人以喻賢者隱居避世。鮑明遠賦云：「豈若南山赤豹，避雨霧而深藏。」而言伏豹、豹直者，蓋取不出之義。初官陪直，已有「伏豹」之名，何必以遇節而比燒竹之爆也。

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，即古之公朝也。字本作牙，《詩》曰：「祈父，予王之爪牙。」祈父司馬，掌武備，象獸以牙爪為衛。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，出師則有建牙祃牙之事。軍中聽號令，必至牙旗之下，與府朝無異。近俗尚武，是以通呼公府公門為牙門，字稱訛變轉為衙。

官銜之名，蓋興近代。當是選曹補授，須存資歷。聞奏之時，先具舊官名品於前，次書擬官於後，使新舊相銜不斷，故曰官銜，亦曰頭銜。所以名銜者，言如人口銜物，取其連續之意。又如馬之有銜，以制其首，前馬已進，後馬續來，相似不絕者。古人謂之銜尾相屬，即其義也。

薛宜僚會昌中為士庶子，充新羅冊贈使，由青州泛海。船頻阻惡風雨，至登州，卻漂回青州。郵傳一年，節度烏漢貞加待遇。有籍中飲妓段東美者，薛頗屬情，連帥置於驛中。是春薛發日，祖筵嗚咽流涕，東美亦然。及於席上留詩曰：「阿母桃花方似錦，王孫草色正如煙。不須更向滄溟望，惆悵歡娛恰一年。」薛到外國，未行冊禮，旌節曉夕有聲。旋染疾，謂判官苗田曰：「東美何故頻見夢中乎？」數日而卒。苗攝大使行禮。薛旅櫬還及青州，東美乃請告，至驛素服奠，哀號撫柩，一慟而卒。情緣相感，頗為奇事。

沈詢嬖妾有過，私以配內豎歸秦，詢不能禁。既而妾猶侍內，歸秦恥之，乃挾刃伺隙殺詢及其夫人於昭義使衙。是夕，詢嘗宴府中賓友，乃更歌著詞令曰：「莫打南來雁，從他向北飛。打時雙打取，莫遣兩分離。」及歸而夫婦並命，時咸通四年。

顧非熊少時嘗見郁棲中壞綠裙幅，旋化為蝶。張周封亦言百合花合之泥，其隙經宿亦化為大蝶。

胡渢者，吳少誠之卒也，為辯州刺史，好擊球。南方馬庳小不善馳，渢召將吏蹴鞠，且患馬之不便玩習，因命夷民十餘輩肩舁，據輦摣杖，肩者且擊，旋環如風。稍怠，渢即以策叩其背，犯鞭亟走，渢用是為笑樂。

三藏，謂大乘中及薛婆多部。諸小乘經量部師，唯立二藏。比西天宗部各異。一素怛纜藏，此雲《契經》，能契於理及攝生。故《佛地論》云：「能貫攝故名為經。」佛初成道，為五俱輪等說四諦十二行法，即《三轉法輪經》為首，此幻化相而談名幻性說。初成正覺，為諸菩薩稱法界性說。《華嚴經》譬如日出先照高山，爾時聲聞在會，如此方時，即《四十二章經》為首。《開元錄》，即《大般若經》為首。二毗柰耶藏，此雲調伏，如期所應為調伏。故《攝論》云：「調和控禦身語等業，制伏滅除諸惡行故。」律即以四分戒經為上首，即佛成道十二年中說。若約教至此方，即以遺戒經為首。又律有大乘、小乘律令。此律藏即以菩薩地持經為首，亦名為論，亦名菩薩戒，此開元次第也。三阿毗達磨藏，達磨此雲法，阿毗有四義，此雲對法、數法、伏法、通法。對法向無註涅槃故。又有《通釋契經義》，故此藏亦名鄔波提鑠。古雲優波提舍，此雲《論議》，又曰摩呾裏迦，古曰摩德裏迦，此雲本無，自佛在世及滅度後，大、小乘各有制造，不可見其先後。若依《開元錄》，即《大智度論》為首，龍樹菩薩造。《聖賢集傳》、《契經》、《應頌》、《記別》、《諷誦》、《自說》、《緣起》、《譬喻》、《本事》、《本生》、《方廣》、《希法》、《論議》，亦名為十二部經，謂部類也。以轉法輪三周，總說十二行相，能銓彼教分類，故分十二。又破十二有支，入十二處所說法，亦為十二示。

王蜀刑部侍郎李仁表寓居許州，將入貢於春官。時薛能尚書為鎮，先繕所業詩五十篇以為贄，濡翰成軸，於小亭憑幾閱之。未三五首，有戴勝自檐飛入，立於案幾之上。馴狎良久，伸頸翬翼而舞，向人若將語。久之又轉又舞，向人若語。如是者三，超然飛去。心異之，不以告人。翌日投詩，薛大加禮待。居數日，以其子妻之。

濠州西有高塘館，附近淮水，御史閻敬愛宿此館，題詩曰：「借問襄王安在哉，山川此地勝陽臺。今朝寓宿高塘館，神女何曾入夢來。」軺軒來往，莫不吟諷，以為警絕。有李和風者至此，又題詩曰：「高唐不是這高塘，淮畔江南各一方。若向此中求薦枕，差參笑殺楚襄王。」讀者莫不解顏。後因失印求新鑄，始添濠字。

喬琳天寶初自太原赴舉，過大梁，有申屠生善鑒人，謂之曰：「惜其情反於氣，心不稱

質。若交極位，不至百日；年過七十，當主非命。」咸如其言。復在相位八十七日，七月七日生，七月七日誅。

蕭穎士開元中年十九，擢進士第，儒、釋、道三教無不該通。然性褊躁，忽忿戾，舉世無比。常使一傭仆杜亮，每一決責，便至力殫。亮養瘡平，復為其指使如故。人有勸，曰：「豈不知。但以愛其才而慕其博奧，以此戀戀不能去。」卒至於死耳。